

从高原来见沧海

辛茜



山东省日照市海滨景色。

李玉涛摄(人民图片)

7月，黄海之滨的日照，海浸透了天蓝。温暖的海水没过我的小腿，让我这个从青海远道而来的游人感到既恬静又欢喜。

沙滩上，一只手掌大小的水母，沉甸甸的，晶莹剔透。午后的阳光照着，它像玻璃花随浪花起伏，漂到海岸，柔弱地躺在我的手心，露出海星似的花蕊。这一刻，我忘记了它来自古老的、深不可测的海洋，好像它就是青藏高原上的水母雪兔子。水母雪兔子就是雪莲，形似水母，柔软、轻盈，又像踮起脚尖、驻足望月的玉兔。

我暗自琢磨，4亿年前，横贯欧亚大陆南部的青藏高原还是汪洋，那么黄海究竟是陆地还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？这突如其来的联想，让我兴奋兴奋。印度洋板块向北迅速移动、挤压，促使青藏高原不断隆起，最终脱离海洋成为陆地。难道海洋里的水母带着结霜的盐、披上抵御风寒的绒毛，透明的触手变成根后扎进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，“活化”成了水母雪兔子？

走进7000年前的莒国，东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。似乎犹见，莒国先民正在取古黄河下游的细土，精心淘洗、过滤、晾干，制成泥坯，继而拉坯、磨光、雕刻，送进土窑，任熊熊火焰烧熟成型。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在几千里外的黄河上游，依水而居的青海柳湾先民也掌握有这种制作陶器的方法。尽管相距甚远，甚至并无通联，但后世出土自两地的陶器却有着极其相似



行天下



攀枝花：打造四川南向开放门户

李晓金/文 王东/图

近年来，四川省攀枝花市着力构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，打通内联外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，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。G5京昆高速、丽攀高速公路(四川境)、攀大高速公路(四川境)纵贯全境。丽攀高速全线预计2023年上半年建成通车，届时攀枝花至云南丽江行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，至大理行程将缩短至3小时左右。G4216宜宾至攀枝花高速2025年全线贯通后，攀枝花到宜宾、自贡、泸州和贵州、重庆将不再绕行。

2022年底，成昆复线即将全线

开通，从攀枝花乘坐动车到成都只需5小时，到昆明仅需2小时，“123出行交通圈”(市区到毗邻县市“内圈”1小时、到金沙江区域“中圈”地级市州2小时、到成渝贵昆“外圈”3小时交通圈)愈加完善，方便市民游客出行。

攀枝花连接大理—瑞丽/清水河—腊戍、昆明—磨憨—万象—曼谷、昆明—河口—河内等铁路通道，加快形成成渝攀枝花至滇中通道群，实现与缅甸、老挝、泰国、越南等国家互联互通，内外交通实现大改观。

图为攀枝花城市全景航拍图。

只白白净净的整猪，挂着红绸、眯着眼睛，被村民搬到龙王庙前。村长和船老大举香虔诚跪拜，村民们携家带口，缓缓进入龙王庙，表达着裴家村全体村民对海龙王的崇拜、敬畏和感恩之情。自从临海裴家村人为了生存离开坚实的陆地，把自己的希望和身家性命交给渔民祭祀大海，向掌管兴云布雨、消灾降福的海龙王祈求平安、渔获满仓的重要节日。

香烟在空中缭绕，龙王庙前石牌坊上的题额“海不扬波”意味深长，道出了裴家村人此生不忘的艰苦与祈愿。与我交谈的船老大年近六十，活泼开朗，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。40多年的出海经历，筋骨强壮到足以抵挡海风巨浪，能在光滑的甲板上毫不费力地搬动一只大水箱。年轻时，他曾教人捕鱼，并出海谋生。如今，儿子大学毕业在日照市一所中学教书，他也随之远离开渔村生活。可在气温回暖的汛期，他依旧会和同村渔民驾驶铁船出海，享受海上的日出日落和满载而归的喜悦。



下图：山东省日照市九仙山上风起云涌，蔚为壮观。

邵光明摄(人民图片)

“平地一声雷，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。”这是红色经典、长篇小说《红旗谱》开篇第一句话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《红旗谱》的作者梁斌曾撰文：“朱老明和冯老兰打官司的故事，历史上就发生在滹沱河旁边的张岗村。”张岗村就是“锁井镇”的原型。这个村现在分为东张岗和西张岗，位于河北省饶阳、蠡县和肃宁三县交界处，隶属于饶阳县。当年，张岗与《红旗谱》中的“锁井镇”一样，东头住的多是富人，西头住的多是穷人。穷人“朱老明”和财主“冯老兰”打官司，官司没有打赢，还倾家荡产、气瞎了双眼。梁斌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，是抗战时期冀中地区推行“统一累进税”的时候。1947年，作家孙犁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住在张岗，时任蠡县县委宣传部长梁斌来张岗看望他时，孙犁又给梁斌讲了这个故事。

深秋时节，地处河北平原的张岗村外，秋风宜人，视野开阔。一片片已经摘去果实的桃树，枝叶依然碧绿，给平原装点出生机。玉米收割完毕，金黄色的玉米穗还留在地里，或是被高高的丝网围成一座座方形的玉米垛，或是被随意堆成一个个圆锥形的玉米塔，空气中充满了新鲜玉米的清香。

我走向向往已久的张岗，这个

三

一只水鸟由远及近，拍打着水浪悠然飞翔。许是水母在我手掌上待得太久，吸足了海水的身子开始变得单薄。我连忙学当地人在海滩上挖了一个坑，把水母放了进去。不一会儿，沙坑里积满了海水，水母似乎恢复了体力。我坐在沙滩上，守着这只不会说话、没有记忆、但似乎有说不清感情的水母。

黄海是位于太平洋西部、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半封闭浅海。七八百年间，由于黄河不断注入，大量泥沙将海水染成了黄色，才有了黄海之称。这可是发源于青海腹地的黄河正源卡日曲从来不曾想到的，但或许这就是海纳百川、道法自然的天性。

沿着日照海岸、巴颜喀拉山天际线一样的海岸线眺望，细腻银沙如萤火虫般隐隐闪光。我不由想起上世纪80年代，诗人昌耀流连黄海岸边时写下的《海的小品》：“不，海是牧场。海风在海上放牧海的羔羊……”传说中的海洋牧场令我神往，此刻它就在眼前。海边的夕阳，像给天空涂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。沙坑里的水母像沉睡的婴儿一动不动，比刚才饱满了许多。

海洋世界与高原迥异，却又息息相关。这些关联令我感到惊喜，令我迸发激情。大海咸涩、悠远、仁慈、宽容，我无法不怀着一颗敬畏自然、崇敬生命、热爱海洋的真诚之心去观察、欣赏和感受，祝愿追赶太阳、散漫且明快的海底葱茏富饶。

海滩上，众人早已离开。大海向天空张开翅膀，紫气蒸腾。我捧起这只陪伴了我一下午的海月水母，抑或是桃花水母，端详了一会儿，把它轻轻放进海里。很快，它就不见了，消失在茫茫大海，再也与我无缘相见。

可也许，我会在青海的高原见到它。

下图：山东省日照市九仙山上风起云涌，蔚为壮观。

邵光明摄(人民图片)

今日“锁井镇”

郭华

我被邀请到“京饶蛋品经营部”喝茶，经营部负责人刘占托热情接待了我们。现在西张岗围绕蛋鸡养殖，从饲料到育种、从养殖到卖蛋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京饶蛋品经营部就是收购了鸡蛋再运销到外地，被人们戏称为“倒蛋公司”。刘占托不仅是土生土长的张岗人，而且在“西穷东富”的年代，他们家属于西头的穷户。他的父亲刘彦彬从部队退伍后，成为当地最早涉足蛋鸡养殖行业的开拓者之一，刘占托跟着父亲的脚步创办了京饶蛋品经营部。通过“龙头企业+专业合作社+农户”的运作模式，与他们合作的养殖户已超过1000家。走进公司大门，一辆加长的大货车正在装车。一个纸箱装360枚鸡蛋，京饶公司每天发送4000多箱。像这样的“倒蛋公司”，西张岗有大大小小13家，除京津之外，鸡蛋还销往福建、广东等多个省份，去年销售收入6300多万元。10年间，西张岗人均收入增长了3.6倍。“锁井镇”上“西穷东富”的现象早已成为历史，村里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家乡曾有这样的格局，他

们只知道，全村百姓不分西头东头，都在奔向更加富裕的生活。

喝茶过后，我们沿着已经把东、西张岗连接到一起的大街，从西向东走过。村子里正在整修街道，路面已经拓宽，铺设路边石的工程接近尾声。如果说街道两旁一辆接一辆的汽车，在今天的乡村已不罕见，但是，在一个村子里居然有标牌醒目的“中国石化”加油站，再次昭示着这里的繁荣。

贺龙元帅住过的房子翻盖过了，但依旧是冀中风格的平房。兵工厂旧址则成了卫生室，门前搭着宽阔的凉棚。

提到张岗，不得不提到滹沱河。这条从西向东纵穿河北平原的河流，出现在许多传说、典籍和文学作品中。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，它基本上成为了季节河。近两年随着补水工程的实施，滹沱河不仅常年有水，而且河水清澈撩人。我特意走下河堤，站在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边，举目望去，波光粼粼。岸边一片片丛生的芦苇，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点缀出秀美的河滩风光。对岸几个钓鱼人，为和谐的风光又增添了几分悠闲。

我们忘不了当年“锁井镇”上的风云，但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安宁。那些西张岗的先烈们，追求的就是今天。

我被邀请到“京饶蛋品经营部”喝茶，经营部负责人刘占托热情接待了我们。现在西张岗围绕蛋鸡养殖，从饲料到育种、从养殖到卖蛋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京饶蛋品经营部就是收购了鸡蛋再运销到外地，被人们戏称为“倒蛋公司”。刘占托不仅是土生土长的张岗人，而且在“西穷东富”的年代，他们家属于西头的穷户。他的父亲刘彦彬从部队退伍后，成为当地最早涉足蛋鸡养殖行业的开拓者之一，刘占托跟着父亲的脚步创办了京饶蛋品经营部。通过“龙头企业+专业合作社+农户”的运作模式，与他们合作的养殖户已超过1000家。走进公司大门，一辆加长的大货车正在装车。一个纸箱装360枚鸡蛋，京饶公司每天发送4000多箱。像这样的“倒蛋公司”，西张岗有大大小小13家，除京津之外，鸡蛋还销往福建、广东等多个省份，去年销售收入6300多万元。10年间，西张岗人均收入增长了3.6倍。“锁井镇”上“西穷东富”的现象早已成为历史，村里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家乡曾有这样的格局，他

夜宿海南五指山下，一只鸡鸣，又一只鸡鸣，鸡鸣声此起彼伏，狗跟着一阵狂吠。安静的秋日之夜，黎人已经睡去，只有离人兀自怀想。并无实际，怀中是空的，空如夜色，空如白云远走的天空，空无尘埃无挂碍，于是就寝，睡进黎人之夜。

夜里做梦，见一支笔临纸作书，隔得远了，不知详情究竟。清晨醒来，恍惚未出幻境。窗外的山实实在在地、真真切切竖在那里，一时游兴大好，有了攀登之意。

芭蕉正绿，是肥绿，油润润似乎能滴出水来。一尾细长的青蛇蜿蜒蕉叶上，懒懒散散，通体如绿水晶，与芭蕉颜色一体，绿叶藏身。我辈读书藏身，文章藏身，还有人稼穡藏身，杯酒藏身，茶香藏身……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可藏身。

谋生容易而藏身艰难——藏得住头面，藏不住心力；藏得住心力，藏不住岁月一寸又一寸磨蚀；藏得住胸际沧桑，藏不住满脸皱纹；藏得住口舌，藏不住思绪；守心如城，谈何容易。

耳畔忽有水响幽咽，果然，几个转身小步，一弯溪流峭丽淌过。就近俯身掬起一捧水，指缝漏下清



凉，不多时掌心空空如也，只剩一手湿润。心想五指山水从大地指缝倾泻而下，人手如山，山似人手，人在山中，山何尝不在人中？几只蝴蝶像通了我的心意，在眼前翩翩飞过，一只又一只，数过几只，又飞来几只，挠得人心痒。

水至清也有鱼，平缓处三五条悠游经过，大多两三寸长，虾子更小，不及一寸。鱼虾作伴，在滩底、潭底嬉闹。山中溪水澄澈，山清水秀，秀之第一要义是澄澈。几天前下过雨，河道高处急流直泻、高飞几尺，一日一月一年年激荡山石，石头得了山水灵性，一改憨态，瘦皱波折玲珑，变幻出奇媚美。几根藤蔓伸得过长，被河水冲刷着，凌空摆动，水袅藤，藤袅水。

每年盛夏，城里酷热难耐，这一方土地独享清凉，更有花叶十里似锦，山风芬馥，于是游人纷拥，来此寻幽避暑。

人越走越高，心中想见五指如峰，疾足登临。一步步上到高处，山峦峭拔，峰顶还在更上方，栈道钻入山林，忽然悟出身在此地，哪识面目。几人谈笑下山，纵步如飞，游兴大满矣。

是夜再宿五指山下，晚饭毛纳村，又食长桌宴，燃起篝火，照得庭院透亮如白昼，众黎族男女歌舞之舞之，舀山兰酒三五勺，得一分陶然意，兴尽而返。临别时，村民执竹火送行，胸中丰润无语。其时星火在天，朗朗有风，轻拂树叶，草丛里秋虫长鸣。

胡竹峰

五指山与七仙岭

次日去七仙岭，因七个状似手指的山峰，又名七指岭。我看七仙岭如笔架。笔架，搁笔之具，放在案头，属于书房雅器一类，曾人杜甫诗：“笔架沾窗雨，书窗映隙曦”。宋人说远峰列如笔架，山峰或陡峭，或平缓，峰峦多达十几个，少则三五个。

山下遥看七仙岭，似我旧年用过的笔架，天然生成的一方灵璧石，不独雅器，更近乎名器。七仙岭上白云掩映，石头也是白色，光照熠熠有神。莫名觉得斯文在兹。心想，要登上顶峰。

有人为寻仙气，有人为寻闲气，有人为寻山气，我辈作文之人，来此为寻文气。到了七仙岭，几乎每一步都在爬坡，爬过一个个陡峭处，前方更陡峭。文似青山不喜平，像七仙岭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。好文章一波三折，此地三波九折，反反复复。

人越走越高，快到山顶时，风大了，鼓荡着衣衫，想把人吹走。又感觉登到了高处，风助人意，乘风归去一般。终于到得山顶，岂料还有更高处，陡峭如壁，壁石瘦骨嶙峋，左右牵铁链攀岩而上。爬了一半，心想，不妨留一分余地，一步步又退了回来。找一块石头坐下，看看落日，看看山石，晚霞正好。人到高处，离夕阳也近了，不多时天已黑透了，举亮穿石阶，山中秋虫乱叫，还有蟾蜍于路。

上图：五指山深处的黎族传统民居。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